



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

THE DOCTORAL EXPERIENCE:
SUCCESS AND FAILURE IN
GRADUATE SCHOOL

博士生培养 研究生院的成功与失败

[英]萨拉·德拉蒙特 (Sara Delamont)

[英]保罗·阿特金森 (Paul Atkinson) 著

[英]奥黛特·帕里 (Odette Parry)

赵琳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

THE DOCTORAL EXPERIENCE:
SUCCESS AND FAILURE IN
GRADUATE SCHOOL

博士生培养 研究生院的成功与失败



[英]萨拉·德拉蒙特 (Sara Delamont)

[英]保罗·阿特金森 (Paul Atkinson) 著

[英]奥黛特·帕里 (Odette Parry)

赵琳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士生培养：研究生院的成功与失败/（英）萨拉·德拉蒙特（Sara Delamont），（英）保罗·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英）奥黛特·帕里（Odette Parry）著；赵琳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4

（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The doctoral experience: Success and failure in graduate school

ISBN 978-7-5682-0032-5

I. ①博… II. ①萨… ②保… ③奥… ④赵… III. ①博士生-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研究 IV. ①G64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303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8970 号

The doctoral experience: success and failure in graduate school 1st Edition / by Sara Delamont, Paul Atkinson and Odette Parry / ISBN: 9780750709279

Copyright © 2000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Group 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Group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贴有 Taylor & Francis Group 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68914775（总编室）

（010）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销 路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刷 印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4.25

字 数 / 211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72.00 元

责任编辑 / 梁铜华

文案编辑 / 梁铜华

责任校对 / 杜 枝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编委会

总 顾 问：赵沁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

总 译 审：张 炜（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北京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编委会主任：方岱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

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委 员：麦瑞思·内拉德（Maresi Nerad）（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凯瑟琳·蒙哥马利（Catherine Montgomery）（英国巴斯大学教授）

李 军（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

陈洪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施晓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袁本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秦惠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刘宝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周海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李 镇（北京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研究员）

王军政（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周文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

办 公 室：周文辉 沈文钦 李明磊 黄 欢 王佳蕾

丛书序

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

随着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高水平原始创新能力和拔尖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世界各发达国家人才竞争的核心。研究生教育位于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科技创新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载体，发达国家和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无不将研究生教育作为提升自身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由此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和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

中国研究生教育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规模极小，受时局影响时续时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 1980 年建立学位制度后，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基本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基本满足社会需求的研究生教育体系。2016 年，我国在校研究生人数达到 200.4 万人，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重大发展战略需求，以及“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发展的制约“瓶颈”。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为解决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难点和深层次问题，实现研究生教育强国时代目标的综合改革也进入了关键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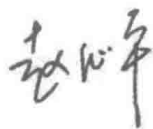
要解决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难点和深层次问题，需要我们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付出更多努力，加强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探索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创新、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生教育学理论和学科体系，从而走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借鉴国际上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有关成果，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也是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中国研究

生教育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客观需要。

为此，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组织有关专家精心遴选发达国家近年来研究生教育研究和实践领域有影响力的著作，翻译出版《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系列丛书。本丛书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研究生教育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高水平教材和智力支持，在我国尚属首次，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希望编委会各位国内外专家、译者继续开拓创新，精益求精，踏踏实实地做好“丛书”的选题、翻译、出版等工作，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和发展做出贡献。



2017年10月于北京

内 容 简 介

《博士生培养——研究生院的成功与失败》一书生动清晰地描绘了不同学科博士研究生及其学术导师的经历。书中展示了青年学者们如何接受并融入各自学科的特定的学术文化，呈现了不同学科和院系如何再生产其独特的学术生产方式。

此研究基于研究者对于全英 200 余名博士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的深度访谈。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博士研究生如何应对自身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不确定性；如何处理所经历的挫折、失败和孤独；研究团队如何能够作为社会化过程的环境；指导教师如何平衡研究生学术自主与他们导师承担责任之间的张力。

作 者 简 介

Sara Delamont, 卡迪夫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其研究涉猎广泛，包括学校和班级中的社会互动、女性教育、女性知识分子，以及现代欧洲人类学。

Paul Atkinson, 卡迪夫大学社会学教授，其研究和发表领域主要包括医学、基因科学和教育学。

Odette Parry, 爱丁堡大学健康与行为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其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健康与疾病、身体与运动，以及英国和加勒比地区的教育问题。

致 谢

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得到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的资助，包括两个项目：“社会科学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者社会化研究”（T007401010）和“自然科学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者社会化研究”（R000233120）。在此要感谢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的支持。书中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的立场。

在研究过程中，英国大学的诸多学者和研究生给予了帮助。在他们同意参与研究时，我们便承诺会严格保密并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我们也尽全力做到了对他们的承诺。在此，我们要向隐去姓名的院系负责人和受访者致谢，对他们的耐心与合作致以衷心的感谢。

以此项研究为基础，我们已经出版了一本书（Delamont 等，1997a），那是一本写给研究生指导教师们的行动指南。而本书主要是从另外的视角阐释调研所获得的研究素材，主要是从教育社会学和学术知识的角度对素材进行分析和讨论。我们基于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把握分析的主线，重点考察学位与专业、科研与知识、培养机构与学术知识等问题。部分相关观点和论述已经先期发表在了《英国教育社会学》和《高等教育教学研究》这两本学术期刊上。

在项目研究和书稿撰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帮助，要特别感谢 Angela Jones 帮助我们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感谢 Bob Burgess 和 Chris Pole，他们负责另外一个并行的研究项目，多年来与我们保持沟通与交流；要感谢 Geoff Walford 和 Oliver Fulton 在写作过程中给予的中肯建议。某些章节的初稿由 Rosemary Bartle-Jones 审校。

另外，每章前的题记均摘自 Pierre Bourdieu 的《学术人》（1988）。

目 录

第一章 学术文化	1
引言	1
学术内部的竞争	4
分类与身份	7
专业与社会化	9
科学知识的学术组织	11
学科	13
第二章 研究同行	17
研究生受访者	29
第三章 探索的本质	33
评审专家的观点	35
指导教师的观点	41
研究生的梦想	46
独立探索	50
第四章 科学实践：实验室科学家在成长	53
认识不确定性	56
学位论文的建构	59

与“问题”和解	61
既定知识	63
成长为科学家	70
第五章 田野研究	73
引言	73
田野研究与学术身份	74
田野研究与不确定性	82
学术写作	93
惯习养成	95
总结	97
第六章 模拟现实	99
映射物理现实	100
理念、程序和知识	105
总结	110
第七章 谱系与代际	115
时间与代际	115
传记、谱系和学术出身	117
研究团队与学术继承	128
第八章 指导教师的叙述：做好微妙的平衡	133
学者们的叙述	133
如何做到平衡	137
过去和现在	141
总结	148
第九章 教育的连续性	151
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团队	156

个体化的博士阶段研究	160
院系之外	165
多学科研究	167
总结	169
第十章 学科与博士研究生教育	171
附录一 两个研究项目	181
附录二 政策背景	185
参考文献	191
人名索引	201
名词索引	207

第一章

学术文化

在学术世界的社会结构中寻找专业分类的源头。(Bourdieu, 1988: xii)

引 言

一个人如何成长为一位科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有很多答案。我们的研究仅仅聚焦于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博士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工作和经历。我们观察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中的博士研究生和指导教师的经历，目的是了解学术新人是如何被社会化进入到他们各自的学科和学术文化之中的。要成为一位科学家，更确切地说，要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绝不仅仅需要学习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并通过考核。比如说，要成为一名生物化学家，需要做的远比学习生物化学知识要多得多，要获得更一般性的文化知识以及收获个人体验，还必须学会如何开展科学研究以及领会成为生物化学家意味着什么。这有赖于学科文化对其进行社会化，也有赖于完成至关重要的转变，即一种不同于中学和本科的学习方式。

高等教育的学术特征体现为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关系。研究型大学都坚持认为其本科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科研水平，并坚持认为其本科教育的显著特征就是从事本科生教学的人也是那些创造知识的人。他们如此断言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关系也许是正确的。然而，本科生接触到的大多数知识都是经过教学处理、包装和控制的，知识是通过某些组织方式传授给学生们的，比如课程或课程模块、课

程大纲和阅读书目、专题讲座和考核任务。本科生在实验室或“田野”中的实践活动是被严格管理和控制的，他们所提出的个人研究项目通常也是严格受限的。他们的“试验”和个人研究项目要被严格管理、要确保其是低风险的，并要在严格限定的参数内进行。

博士阶段独立开展研究，所要经历的转变正是突破上述这种知识复制。这并非说博士研究生开展研究完全没有条件限制，也不是说博士研究生可以在完全不受控制或者全无指导的情况下进行高风险的研究。博士研究生所要经历的转变绝不是个案（虽然学科之间存在差异）。博士研究生必须具备本科生所没有的研究技能和文化胜任力。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试验“不灵”的情况，此时的失败不再仅仅是技术或教学方法意义上的失败，而是在其身份建构和自尊培养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他们必须面对和处理自己的“田野工作”，这与他们在课堂及研讨会中的相对安全很不一样。他们必须依赖自己的个人资源，也经常要依靠其他同学给予的非正式的支持，就连这些同学自己也正面临着类似问题。对于本科生而言，知识的基本结构可能无需证明即可接受，但是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创造知识是一个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的过程。虽然研究过程变得不那么确定，但原本对于知识的确信为另外一种不同的信念所代替，即他们相信试验最终能够做好，桀骜的设备终将可以驯服，田野研究中的混乱现实也终将被理解，或者计算模型最终能够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如果要理解科学家和学者是如何被改变的，就需要理解他们获得了何种知识和个人经历才使得他们从事并完成了那些颇具风险的独立研究，还需要理解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指导教师在指导、帮助（和牵制）这些年轻同事方面发挥了何种作用。

学者社会化的含义不仅仅是为院系和学科培养新成员，还包括学科惯常的知识方式的再生产。通过青年学者的社会化进行学术知识的再生产，是学科和学者反复进行自我招募和再生产的最核心的过程。博士研究生进行独立研究就是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过程：它是青年学者得以进入学术界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在学术界开展研究的重要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士研究生独立开展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知识得以生产和再生产。

我们将在不同学科中探索这些问题，研究扎根于不同的学科、院系和研究机

构,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室,到计算机拟合模型,再到社会科学中的田野研究,具体包括生物化学、自然地理学、人工智能、城镇规划、人文地理学和社会人类学等。我们的研究不是对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情况做综合评述,而是抓住了所有学科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化特征,同时也考虑到不同学科的组织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的本质差异。通过对不同学科进行细致的定性研究(下一章做具体阐述),研究了学者是如何被社会化的,以及知识是如何在大学的院系和研究团队中被再造的。学术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社会化的过程——或者说文化濡化的过程——并不取决于单一的学术文化。当然,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普遍的结构和规则,有些压力甚至会导致更强的同质性。然而,在高等教育部门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稳定的亚文化,院系和研究机构有着各自的运行方式、传统和做法。更为强大的是,不同学科有着根深蒂固的亚文化。本书就是要在这个层次上分析青年研究人员是如何被濡化入各具特色的学科文化之中的。

当然,学科文化差异在流行的传说和描写学术生活的小说中都有所提及,对其进行研究的学术文献虽然不多但非常重要。Becher(1990)提出“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的概念,并以此非常好地描绘了学科分类问题。Becher认为现代大学,或者至少研究型大学,其非常突出的特征是内部的多样性。不同的学科文化反映出的是不同学科所秉持的价值观,以及在学术知识界定方面存在的差异。近年来,学术知识和研究实践的进一步细化使得学科有继续分化的趋势。虽然Fulton(1996)也强调还可以从其他维度看出学术内部的不同,比如部门间的差异和专业化程度的差异,同时也应该看到学术内部存在的非常重要的共性,比如服务条件、工资标准和外部管理机制,但是,教师和学生的日常生活还是强烈地受到其所处学术文化或亚文化的影响。这并未高估学科文化的差异性。卡内基调查显示,相比其所在的院系或研究机构,欧洲四国(西德、荷兰、瑞典和英格兰)的学者们更加强调自己的学科身份(Fulton, 1996);另一方面,Fulton也提醒说,“学者更愿意以学科而非组织机构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只受到学科的类型塑”(Fulton, 1996: 163)。然而,在学术亚文化和组织环境之间进行严格区分是异常困难的,因为学者及其学徒们就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世界中,在这里,学术、学科亚文化和组织机构的实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学术文化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

在学术组织和知识再生产之间本来就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毫无疑问，博士研究生独立从事研究，所生产和再生产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社会身份。正如 Fulton 指出的那样，跨国研究中有大量证据说明学者身份是具有明确的学科属性的。对于学者来说，博士阶段是其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是身份获得道路上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学科上获得身份，不同的阶段要完成不同的目标（后续章节将对此进行讨论），总之，对于所有学者和准备成为学者的人来说，博士阶段的研究经历对于身份形成是特别重要的。对于大多数学科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文化濡化的过程本身就包括学术身份的等级评定。但在不同学科间，学术身份的形式和要求是有差异的。不同学科和院系有着各自不同的标识和用语。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加入的仪式和启蒙的方式都是独特的。学科所要求的忠诚度也有所不同，其成员标准也不同。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具体探讨不同学科中学术地位的获得路径、学者身份、学科忠诚等的主要特征。

大学是现代社会中生产知识和身份获得的重要组织——对于这一点鲜少有人提出质疑——大学既对知识进行加工，也对人进行加工，就像现代社会中的其他组织一样。知识加工和身份形成这双重过程在基础教育阶段和第二级教育阶段被反复讨论过，但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即这一问题在高等教育中还未得到充分探讨。在英国、北美和其他一些国家，教育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研究范畴被奇怪地窄化了。一谈起“教育”，好像就是在说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本身又通常被定义为义务教育。相比之下，高等教育中有关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以及通过文化濡化获得身份的过程，都鲜少为教育领域的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所研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介绍本书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之前，还是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明清楚。

学术内部的竞争

Pierre Bourdieu 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影响最为持久的学术文化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在著作中，他对法国学术界进行了重点分析，虽然他大部分的经验均源于

对法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但是他的观点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其基本观点的影响。Bourdieu 的分析立足于他对分类原则的广泛兴趣，这在他的整个社会学研究中都有所体现。他的知识社会学，尤其是教育知识社会学思想源自其在北非的早期人类学研究，这些思想保留着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Jenkins, 1992: 36ff.）。文化的产生源于差异和分化。Bourdieu 的广义人类学认为，分类原则是相互作用的：文化本身可以分类，同时也对其分类器进行再分类。换句话说，文化在生产和再生产的同时也会重新产生社会差异性系统。尽管 Bourdieu 认为自己的研究明确地有别于纯粹的结构主义，但他的社会学研究明显地追随着 Durkheim 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例如，他的社会学观点与 Durkheim 和 Mauss 对西方社会分类原则的看法具有明显的相关性（Durkheim 和 Mauss, 1963）。Durkheim 和 Mauss 主张知识社会学在根本上是社会学性质，并提出了宇宙论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明显联系，并认为，作为文化主轴线的分类原则就是社会分化的原则。

Durkheim 的上述观点在 Bourdieu 的整个知识社会学思想中都有所体现。Bourdieu 反复探讨了与文化秩序紧密相关的社会差异与分类原则。他的分析并非基于结构主义对同源性和对立性的纯粹静态呈现。实际上，分类原则是在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日常运行之中产生的。学术机构就是这样一种高度体现知识和文化分类的组织，也是高度体现等级原则和地位差异分布的组织。能够产生文化的分类原则，不仅仅划分了差异和类别的“表层”结构，进而深刻地体现出社会地位与合法性上的差异，其逻辑是赋予不同文化实践和文化制品以不同等级的合法性。它将某些文化领域奉为“神圣”，而将另一些领域视为“褻渎”。此种区分同样也是对 Durkheim 参照标准的概括。因此，文化分类——最为“高等”的文化，能够赋予和界定“合法性”和“神圣性”——由此是依赖于差异化和层级顺序的。

没有什么比学术机构更真实的了。学术人（Bourdieu 最被持续关注的同名著作和同名形象）是超级分类的存在。学术知识——“高等”文化——特别关注分化。专业化、深奥的知识和品位是以集体和个人能力为基础的，以社会定义的差异化原则进行运作的。“分化”（Bourdieu 的另一个研究主题）的修辞和内涵抓住了一个基本问题。“分化”同时指两个方面的事情，首先，它指的是可以进行区分，

即分类；其次，它指的是进行分化，即应用文化习俗的能力。“分化”的第三个内涵，即社会区隔，进一步唤起了社会排序和差别对待。聚集了深奥知识和文化的学术机构，特别关注分化机制。

Bourdieu 关于法国学者文化差异的论述，聚焦于他们的社会背景、文化偏好和政治偏好，以及他们的学科归属和机构归属（Bourdieu, 1988）。他对比研究了学者合法性的两个基础：“纯粹的”科学研究领域，以及与学术机构外的世俗权力的接触。他比较了法律、医学、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情况，认为学术机构内部的冲突是社会阶层差异的表现——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不同教职员工在社会出身和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与本书研究主题更为相关的是，Bourdieu 还考察了通过培养训练和招聘工作，知识共同体得以再生产的过程。例如，对于那些“政治秩序中占支配地位”的学院，Bourdieu 写道：“政治秩序中占支配地位的专业部门有培养专业人才的职责，那些人才要能够在给定的社会架构下毫无二心地将知识体系的技术付之于实践，而且决不任意修改这些技术；与此相反，文化秩序中起支配作用的专业，因为它们需要为别的专业知识确立一种理性基础，所以它们会表现出这样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那些照章办事的活动所得不到的，无论那些活动在实践的有限秩序中显得多么体面”。（Bourdieu, 1988: 63）

对于所有学科而言，“虽然学术秩序既是社会性的又是科学性的，但显然最可靠的保障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要想达到成就的高峰，少不了在学术成绩上的表现；这种表现在医学专业部门中就表达为一系列竞争性考试；这种表现在人文科学中则是漫长等待后采取的博士学位。这就是说，在这两个例子里，其特点都是将一种追求刻意延长，这种延长是互选进程的原始运作所认可的，它不鼓励当事人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倾向，只要求他尊奉正统学术精心编织的知识与权威之网”。（Bourdieu, 1988: 105）

非常有必要研究学术权力的这些方面，这正是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正如 Bourdieu 在《学术人》中指出的那样，学术生活和文化依赖于时间的投入，社会化的过程是漫长的。学者和将要成为学者的人，都要花费时间去获取文化（知识）资本。博士阶段的研究工作正是这方面的重要投资。新手或学徒要投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获得博士学位及其学科所要求的特殊能力。